

## 《譯叢》與它的編輯

鍾玲

現任台灣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教授，既是《譯叢》的譯者，也是作者；她的英譯作品於 1973 年首次在《譯叢》發表。



鍾玲：學者、詩人、小說家。

當《譯叢》雜誌向我邀其三十周年紀念冊的稿時，我驚覺時光之流逝與《譯叢》之茁壯。雖說《譯叢》只刊出過我四篇稿子，卻橫跨了歲月，也橫跨了文體。三十年前它第一期就刊出王紅公（Kenneth Rexroth）與我合作英譯的三位當代女詩人；後來我又與 Seán Golden 合作英譯幾位台灣女詩人的作品。而這兩次推出的英譯作品中我的詩也榮列其間。《譯叢》還兩次刊登我討論翻譯的學術論文。所以對《譯叢》而言，我具三種身份：譯者、英譯推出的作者、及論文學者。更令我懷念的是《譯叢》的三位編輯：宋淇、閔福德、與孔慧怡。

宋淇先生看來一副傲骨嶙峋。又因為他個子高瘦，臉色白皙，似乎常用眼梢瞧人，嘴唇向下抿，所以更有高不可攀的味道。其實他對有才華的人非常溫煦，對於他喜愛的作家，例如張愛玲，可說是照顧得無微不至。相信對於他認為值得做的事，也是這般充滿熱忱、無微不至地投入。在 1980 年代，每年過年胡金銓都帶我到他在九龍加多利山上的家中拜年，有一半次數都趕上他身體不適——方開過刀不久、或感冒未痊癒——但他每次都高高興興地出來與我們在

客廳聊天，健談得很。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像他那樣，身體那麼多病，各器官修修整整，卻完成了那麼多促進文化的事業，幫了那麼多有才華的人。都因為他與高克毅先生具有遠見，才創辦《譯叢》這種獨特的、高水準的雜誌。

你怎麼也不會想到著名的翻譯家、《紅樓夢》後四十回的譯者竟然那麼謙虛，甚至有點羞澀。閔福德笑的時候，眼鏡後的雙眼閃著光，雙頰還會微微泛紅。其實他是個非常有主見，非常有個性的謙謙君子。記得 1993 年我任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所長的時候，邀請他來演講，之後我帶他逛高雄，他知道我收藏古玉，說他雖然沒接觸過古玉，卻想去逛逛古董店。我就帶他去一位我熟的古董商邵先生家中。邵先生一共拿出五、六十件小件的古玉給我們看。要知道，絕大部分的古董商手中的東西都有真有假。令我大感訝異的是，閔福德由這五、六十件古玉中挑了三件，這三件竟然都是真古董！有清朝的玉圖章及佩玉，及一漢朝的小玉件（他買了其中兩件），這可是他第一次接觸古玉，難道是因為他翻譯《紅樓夢》，深受賈寶玉影響，甚至變成了賈寶玉的化身，一看見真寶玉就認出來了？

孔慧怡是位個子嬌小的美女，她常著一襲飄飄然、素雅色的鬆寬旗袍，加上她的瓜子臉、清水眼，活脫是張愛玲筆下的白流蘇。但只要她一笑、一開口，就知道她是位非常幹練的現代女子。

翻譯是件大事，異國文化的交流很大部分是靠翻譯。文學翻譯更促成深度及深層的文化交流。翻譯又是一絲不苟的事業，有賴我們《譯叢》的諸位編輯的努力及用心，才能把它辦成一份持久不衰、影響深遠的一流雜誌。✕

